

伍美珍 & 机器娃娃 / 著

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

花衣裳
灵感双打

我走向魔幻季节，原来那么快乐。

魔幻季节的发卡

Mo Huan

(活泼+可爱)

2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花衣裳
灵感双打

伍美珍 & 机器娃娃 / 著

偶像作家V9博客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



我走向魔幻季节，原来那么快乐。

魔幻季节的发卡

Mo Huan

(活泼+可爱) 2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幻季节的发卡 / 伍美珍, 机器娃娃著.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花衣裳, 灵感双打校园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3-3798-6

I. 魔… II. ①伍…②机…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5732 号

书 名	魔幻季节的发卡				
©	伍美珍 机器娃娃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 87679199 (027) 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l.com.cn		电子邮件		hbcpl@vip.sina.com
承 印 厂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10000	印张	7.25	字数	145 千字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3798-6			定价	10.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花衣裳
灵感双打

伍美珍 & 机器娃娃 / 著

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



我走向魔幻季节，原来那么快乐。

魔幻季节的发卡

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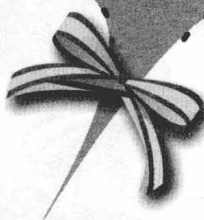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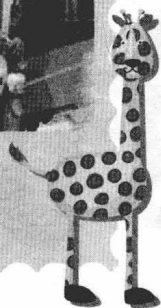
Huan

(活泼+可爱) 2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伍美珍

- “花衣裳”中的“美美姐姐”
- 喜欢简单和真诚，留恋童年和青春
- 在多家杂志开通“阳光姐姐热线”
- 知名青少年书籍品牌花衣裳创始人之一
- 在内地及香港共出版50余部校园题材作品，代表作有《同桌冤家》系列，《阿呆和阿瓜的故事》系列等等，作品风格幽默和深情兼具，曾登开卷调查全国少儿书畅销榜
- 获文化部蒲公英少儿读物奖、新闻出版总署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等
- 中国作协会员
- 希望自己写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打动读者
- 信箱：mzwu610@21cn.com
- 网站：www.hysts.com



机器娃娃

出生于羊年的金牛座女孩

刚刚成为高中生的我热爱读书，擅长写作

因此小作常在报刊杂志上印成铅字

享受音乐，虽未受过专业训练，在学校也小有名气

喜欢动漫

一直热衷于柯南的推理秀，最近也疯狂迷恋《NANA》

最爱看帅哥，所以被同学们叫做“花心小萝卜”

但最最崇拜的还是偶家小猪罗志祥

SO取名机器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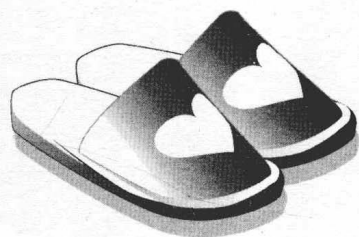
[美美 STORY]

- 漂亮同桌小鱼…… /1
- 有个女孩叫海鸥…… /60
- 深蓝…… /71
- 魔幻季节的发卡…… /88
- 穿梭在热带雨林…… /101
- 流年…… /116
- 我是一只小小鸟…… /130
- 天下我最拽…… /141



[附录]

对话(美美 VS 机器娃娃) /225



[机器娃娃 STORY]

- 小狗和小猪的快乐时光…… /170
- 军训趣事…… /173
- 请你一定要幸福…… /178
- 我和哥哥…… /208
- 一直很安静…… /212
- 再见,我爱你…… /216

漂亮同桌小鱼

(一)

初三时，学校又一次给我们重新分班，我分在（5）班，是成绩最烂的班。

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烂仔”！

我妈气坏了，开完家长会回来，她暂时还没顾上骂我，而是破口大骂老师“狗眼看人低”。爸正在跷着脚看电视，顺带抠脚丫。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看我一眼，鼻子里发出冷冷的类似于“哼”的一声。

我发现爸近来越来越不屑于用嘴巴来说我了。恐怕不久的将来，他连鼻子都不愿哼我。

骂完老师，妈又骂学校，总之，在妈的嘴里，学校老师全都是势利眼外加贪污犯。妈坚信那些分在好班的学生一定都给校长老师送了厚礼，要不就是家里有人做官。

其实我知道并不全是这样的。

小鱼就不会是给老师送礼的人！

小鱼是我原来的同桌，她剪很短的男生头，却非常好看。因为她的头发是卷的（天然卷），眼睛又亮又大，从旁边能看到，她的睫毛翘翘的，就跟她的头发差不多。小鱼的个头不高（由





此才跟我同坐第一排)，小巧活泼，在班里很有人缘。她本名叫“余丽娜”，有一次听她说有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家和她同名。我说她吹牛，她就气得小脸通红，反咬一口，说我知识面狭窄，连演奏《梁祝》的人都不知道。我说谁不知道，小鱼就追问是谁，我说：你呀！小鱼就呸我，顺带把我的铅笔盒摇得震山响。

那时我们刚刚上初一。小鱼是班里唯一让我肯与之吵架斗嘴的对象。

小鱼话多得不得了，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她嘴巴就没有停歇的时候。我很奇怪她这人怎么一点不怕累。

小鱼画漫画很有一手，动不动就画一个流川枫，要不就是柯南，然后署上龙飞凤舞的两个字“小鱼”，慷慨地四处散发。还一定关照大家注意保留，“20年后绝对增值！”

开学才几天，小鱼就把她家里所有的情况统统说出来给我听。我知道她妈是一大学老师，爸在美国，外婆在济南，外公早已死翘翘，是生病死的，奶奶在天津一个县城的一个乡村，爷爷也已经死翘翘，也是生病死的……

我翻翻眼睛，问她：“见过你爸吗？”

“见过。”小鱼疑惑地瞅我。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得了我爸的真传了）：“是哪一年的事？”

小鱼眼睛发直地瞅我，然后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嘁！”

我不动声色地告诉她：“我怀疑你爸妈早就离婚了。”

“你爸妈才离婚呢！你这个臭矮子！”小鱼一急，就尽失书香门第的本色。

她一般都喊我“叮当猫”，除非非常生气的时候。



我但笑不语——我爸妈，他们才好着呢。有我这个敌人存在一天，他们的联合阵线就会牢而不破。

我很奇怪地问小鱼：“你妈怎会让你到这破学校来读书？”

小鱼无所谓地说：“哪里不是一样。反正我成绩烂，我妈说到7中是咎由自取，这成语你懂吧？我妈还说，想离开7中，就凭自己的本事考出去。”

“哇噻！”我像吃了一口热豆腐一样。

“怎么了？”小鱼疑惑地看我。

“怎么你妈不是我妈？！”我冲口而出。小鱼思索片刻，认定我在吃她的豆腐，又要打我，我赶紧护着脑袋进一步阐明意思：

“我是说，我想跟你换一个妈。”

我只想要一个有尊严的妈。

谁知小鱼来了兴趣，一个劲追问我妈是做什么的，长得是否“风韵犹存”。

还“风韵”呢——我紧张地四处望，生怕我妈这会突然跑到教室外边来了。

这次分班，小鱼去了最好的（1）班，这一年来，她的成绩的确上升很快。那时，班主任天天都要说：“余丽娜你要是不再画那些漫画把精力放一半到功课上你立马就是全年级第一名。”

当班主任把这句话重复到第66遍的时候，小鱼幡然醒悟了。见证就是有一日，我班有着“樱木二世”之称的尤小怡去找小鱼画第22张樱木画像的时候，一直对数学课代表尤小怡很恭顺的小鱼，居然尖声叫起来：

“叫樱木花道去死！啊哈哈哈哈……”……





闹完之后，我很体贴地慰问小鱼：“以后你可抄不成课代表的作业了。”

小鱼并不领略我的好心，她白了我一眼。

之后不久，我就发现不是小鱼抄樱木二世的作业了，而是恰恰倒了过来。

我在暗自佩服的同时，也免不了一番伤心：爸妈为什么不能给我小鱼那样的天赋呢？也难怪，人家是什么遗传基因，我是什么遗传基因？

我愣愣地坐在初三（5）班教室里，这已是开学的第3天了。课堂里乱哄哄的，没有老师。

我坐在窗边，能听见从别的班级传来的读书的声音。我出了半天神，等我缓过来才知道自己原是在竭力想从这些读书声音中分辨出小鱼的声音，她读书喜欢扯起嗓门大叫，刺耳如警笛。

但我找不到小鱼的声音。

再也没有人在我耳边叽叽咕咕、嘻嘻哈哈了。

现在我旁边坐着一个讨厌的家伙，他老是不停地抠鼻子。他叫刘飞，是一个又矮又瘦又丑的家伙，毛发稀黄、脸色苍白，鼻子上撒满了雀斑。

阳光照了进来，照在我的身上。我心里一片茫然，还有一点类似于沮丧懊恼的情绪。

我们班没有老师。听说没有老师愿意到这个最烂的班来上课。听说校长正在做每个老师的思想工作。

我的感觉，似乎教室里这一群统统都是孤儿。

每天上课铃一响，教务主任就跑进来告诉大家：“自己看书，自习。”临走还不忘警告一声：“保持安静，不要影响到别的班级！”

今天班里只剩下一半人了。人口密度减小了，活动空间相应变大，教室里粉笔头、纸团还有纸折的飞机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在空中交错飞行。

刘飞正在起劲地制造子弹。我实在无聊，就冷眼看他忙忙碌碌地把一张张纸裁成条条，然后把纸条卷起，再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纸卷两头使劲一弯，一发坚硬的纸弹就完成了。

刘飞面前，堆起了一小堆纸弹。

正看得带劲，一不留神，又看见他在抠鼻子，我厌恶地把眼光收回。

无意中翻了一下书包，看见那本深灰色封皮的《闪灵》，我才想起来今天要去找小鱼还书。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啊！

昨晚我看完它时，已是夜里两点钟，我居然恐怖得睡不着觉。

小鱼非常推崇《闪灵》的作者斯蒂芬金，她上星期六和我泡电话时叽里呱啦全在说这个美国作家，小鱼说他是全美最出色的恐怖小说大师。

那我除了说借给我看看之外，我还能对小鱼说什么？

如果在以前，我一定问小鱼是不是发花痴爱上了这个恐怖大师。

自从我们分班之后，我们之间的交谈方式也不知不觉起了变化。以往那种唇枪舌剑几乎都消失了，我对小鱼和蔼可亲，即使她在电话里一说就是两小时，我也洗耳恭听。





小鱼告诉我,《闪灵》在一个叫陈琳的女人手里,这个陈琳现在不在本市,她家在东港花园12栋701号。

什么意思?我一头雾水。

但我心里已经开始有了一点模糊的预感。

果然,小鱼叫我到东港花园12栋701号去取《闪灵》。

那地方远得离谱,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坐公交车要换两次,来回至少需要两小时。

“那个陈琳她不是不在本市吗?”我作垂死挣扎。

“陈琳是我表姐,她出差了。她家有人,是一个佣人。你去,就说是我的同学,来拿一本书就是了!”小鱼口气颇不耐烦。

我当时还想说什么,一时又想不起来,小鱼就很不耐烦地要挂电话:“好了好了,拿来后准你看三天。”

今天是星期三,我也看完了。

其实,为了这样一本书倒几次车,花上两小时,值!

“砰!”我的肩膀给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很痛。我抬头望去,只见刘飞正在我旁边幅度极大地上蹿下跳,还不停地发出“射击,砰!”的声音,那些纸弹从他手里不停地向外飞。

有一只黑白花纹的足球,脏兮兮躺在我的课桌下面。

刚才砸痛我的一定是它。

“喂,丁矮子,把足球扔过来!”长着小胡子的十二少在那边喊我。

我捡起足球,瞄准十二少,恨不得朝那撇可恶的小胡子使劲地砸过去。他喊我丁矮子,刚才还把球砸在了我的肩膀上。

在扔出球的瞬间,我想象了一下十二少中球后捂着淌血的



鼻子的状况。这个景象让我感到解了恨，手里的球也就怨恨尽消轻柔地飞过去了。

我的额头又中了一颗纸弹，我捂着头，望过去，只见不远处一个家伙手里弹着皮筋，正在和刘飞一样跳来跳去地对峙。

这时，刺耳的下课铃声响了起来。

教室外响起踢踢踏踏纷乱的脚步声，我们这里依然鏖战激烈。窗外已经扒了越来越多看热闹的别班学生。

我从书包里抽出《闪灵》，飞快逃离了教室。

(1)班居然还没有下课，全班人坐得挺胸收腹，目光专注，包括小鱼。

讲台上是美丽的MISS冯——一个真正算得上是“风韵犹存”的女人，她是刚调来的外语老师，据说是校长从外校挖来的，英语教得一级棒。

MISS冯优雅地在讲台前踱来踱去，嘴里发出音乐一般的鸟语——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缩在教室后窗旁边，时而探探脑袋，竭力想引起小鱼的注意，可是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小鱼坐第一排，她不可能回头。过了片刻，MISS冯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我赶紧像乌龟一样缩了回来。

我站在走道上茫然地看着远处，妈的，这是什么世道？这里上课有模有样，我们那边却是游乐场。那我到底是喜欢上课还是玩乐呢？当然是后者！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地嫉妒教室里的人？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答案来。





反正我很沮丧自己为什么没能考好。

身后“哗啦啦”响起一片喧嚣声，我知道美丽的 MISS 冯终于下课了。

有一些人从教室里走出来，经过我身边时还看看我——用那种略带着优越感的可恶眼光，我决心不搭理他们，也就是说不拿我的眼睛去回瞪他们。

小鱼始终没有出来。我忍不住了，迎着人群挤到教室门口，看见小鱼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她旁边还有好几个教徒——围着 MISS 冯在虚心请教。

“小鱼！”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撕开我的破嗓门喊将起来。

一教室人都惊诧地看我，然后其中某些人立即唧唧喳喳地议论起来。

我才不管他们！

小鱼也不会管！她一看见我，立即就撇开 MISS 冯，笑嘻嘻地跑过来。

我很满意，大概脸上不知不觉就浮出了笑容来。

小鱼经常命令我不要笑，她说我的笑容非常非常恐怖，但我有时候会忘记。

小鱼脸色变了——这是一瞬间的事，我于是立即收紧面部皮肤，做出很酷的表情，以博得小鱼欢心。

小鱼蹦到我面前，我把《闪灵》递给她。

“怎么样？”小鱼把书随便地一翻，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还有恐怖大师的书吗？”我问。

我希望她说有。可是小鱼却是个跳跃思维的人，她没搭理





我的问题，而是说起了什么《午夜凶铃》。

“在日本电影院公映时，当场吓死4个人！”小鱼大惊小怪说。

我这才听明白，原来《午夜凶铃》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还是小日本拍的。

“嘁！”我冷笑——谁信哪？

“哎，你觉得我们的英语老师怎么样？”小鱼又跳跃到一个新话题。

MISS 冯？当然算是不错的——至少她不像本校大部分女教师那般面目可憎，不开口说话时像个僵尸，一开口说话就痛心疾首，她脸上总带着淡淡的笑容，我认为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还算是那么回事。

可我实在看不惯小鱼那副献宝的炫耀表情，就断然对她说：“一个做作的女人而已！”

然后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小鱼那副情绪急降的样子。

“MISS 冯接了你们5班英语课……”小鱼嘀咕地说。

“什么？！”我大叫。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不要为难她，她好像身体不好。”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关心别人？”我讥讽她。

“我和 MISS 冯有——缘——！怎么样？”小鱼示威般地昂起她的小脸。

我遗憾地发觉，小鱼的个头超过我越来越多了。

“哦。”我挠挠鼻子——无所谓，当她发神经好了。

说实话，当我听到旁边人说什么“有缘”、“无缘”之类的

